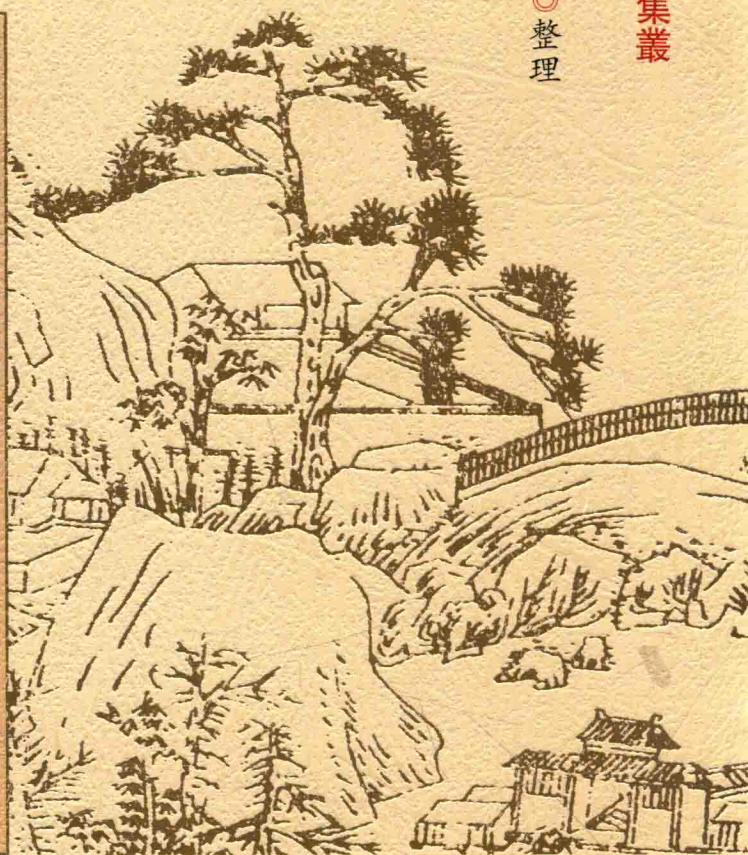


雲林佛學著作集叢

光泉◎主編

何松旭 閔士嬌◎整理

元叟行端禪師語錄
愚庵智及禪師語錄



雲林佛學著作集叢

光泉◎主編

元叟行端禪師語錄
愚庵智及禪師語錄

何松旭 閔士嬌◎整理

浙江人民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元叟行端禪師語錄 愚庵智及禪師語錄 / 光泉主編; 何松旭, 閆士嬌整理. —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7-213-06798-3

I. ①元… II. ①光… ②何… ③閆… III. ①禪宗—語錄 IV. ①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174994 號

書名	元叟行端禪師語錄 愚庵智及禪師語錄
作者	光泉 主編 何松旭 閆士嬌 整理
出版發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市場部電話: (0571)85061682 85176516
責任編輯	陳巧麗 張世瓊
責任校對	張谷年
封面設計	厲琳
電腦製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張	15.75
字數	18 萬
插頁	2
版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 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213-06798-3
定價	50.00 圓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市場部聯繫調換。



總序

釋光泉

印度佛教大約在兩漢之際（公元一世紀前後）傳入中土，經過相當漫長的傳播和發展，逐步在中國扎根傳衍，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東晉咸和元年（公元三二六年），印度高僧慧理大師雲游至錢塘武林山下，見一山峰平地拔起，奇石聳峙，風景秀美，與當年釋尊修行的靈鷲山極其相似，當即斷言此乃從印度飛來的『天竺靈鷲一小嶺』，是非同凡響的神靈隱居之地，遂面山建寺，名『靈隱寺』。寺前的孤峰即為『飛來峰』，亦稱『靈鷲峰』。

理公初創時，因中土佛法尚未盛弘，靈隱古寺陋簡素樸。至南朝，梁武帝篤信佛教，賜田擴建，殿宇方具規模。隋唐時期，佛教鼎盛，靈隱寺屬華嚴宗的道場，弘傳江南的華嚴學，當時杭州地方上盛大的『華嚴經社』的形成和發展，與靈隱寺的引領密不可分。唐末武宗朝，發生『會昌法難』，靈隱寺僧散寺毀，一度沉寂。直至五代吳越國忠懿王錢弘俶時，永明延壽禪師奉旨重興，新建石幢、千佛閣、法堂及百尺彌勒閣，擴建僧舍達一千三百餘間。自此，靈隱寺成為禪宗在東南一帶的重要寺院。宋代大文豪蘇軾為官杭州時曾寫下贊美詩句：『溪山處處皆可廬，最愛靈隱飛來孤。喬松百丈蒼髯須，擾擾下笑柳與蒲。高堂會食羅千夫，撞鐘擊鼓喧朝晡。』其盛況可見一斑。南宋寧宗嘉定年間（公元一二〇八年至一二二四年），朝廷評定『五山十刹』，靈隱寺列五山之二。元、明兩朝，靈隱寺屢毀屢修。降及清代，具德和尚住持靈隱，募集興建，歷十八年之





久，鼎盛時僧衆達三千餘人，其規模之大，住衆之多，道風之純，使靈隱寺一躍成爲東南佛國之冠。康熙、乾隆下江南都必來靈隱寺進香題字。『雲林禪寺』便是康熙所題。

歷史上，靈隱寺高僧輩出。永明大師延壽、明教大師契嵩、佛海禪師瞎堂、臨濟宗三十二代嗣法禪師具德等均先後住持靈隱寺。禪宗巨匠大慧宗杲和雪竇重顯先前曾在靈隱寺參學。佛教史學家贊寧律師在靈隱寺七年，完成了巨著《大宋高僧傳》的編纂。詩僧皎然和畫僧貫休，也曾在靈隱寺潛修。家喻戶曉的濟公（道濟禪師）即在靈隱寺出家。近代高僧如太虛大師、弘一法師和巨贊法師等也都與靈隱寺有着深刻的關係。靈隱寺端賴歷代高僧弘化，法席相續，傳燈有人，宗風和暢，至今更盛。

靈隱寺在近一千七百年的發展歷史中，積累了極其深厚的佛教文化。爲緬懷祖師，承擔如來家業，弘揚佛法，淨化世間人心，我們捧讀祖師留下的文字，不遺餘力地整理出版這套『雲林佛學著作集叢』，願與諸位修學者共亨。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九日於靈隱寺丈室

目錄

元叟行端禪師語錄

整理說明 何松旭(三)

徑山元叟端禪師語錄序 雍虞集(六)

重刻元叟端禪師四會語題辭 宋 濂(八)

卷第一 (一〇)

住湖州路翔鳳山資福禪寺 (一〇)

住杭州路中天竺萬壽禪寺語錄 (一九)

卷第二 (三一)

住杭州路靈隱景德禪寺 (三一)

住杭州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 (三六)

法語 (四七)

卷第三 (五四)

法語 (五四)

偈頌贊 (六二)

卷第四 (八六)

題跋 (八六)

附：塔銘 黃 潛 撰(一〇九)

元叟端禪師語錄後跋 (一二)

愚庵智及禪師語錄

整理說明 閔士嬌(一二五)





徑山愚庵禪師四會語序 宋 濂 (一一八)

卷之一 (一二一)

隆教禪寺語錄 (一二二)

卷之二 (一二九)

普慈禪寺語錄 (一二九)

卷之三 (一三八)

杭州路淨慈報恩禪寺語錄 (一三八)

卷之四 (一四八)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 (一四八)

卷之五 (一五一)

再住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 (一五一)

卷之六 (一六四)

小參 (一六四)

卷之七 (一七六)

頌古 (一七六)

贊語 (一七八)

卷之八 (一九五)

偈頌 (一九五)

卷之九 (二〇七)

偈頌 (二〇七)

卷之十 (二三〇)

自題 (二三〇)

書跋 (二三二)

附：塔銘 宋 濂 撰 (二三八)

後記 李明友 (二四二)

元叟行端禪師語錄



整理說明

何松旭

行端（一二五五年至一三四一年），元代禪宗臨濟宗楊岐派重要代表人物。大慧宗杲係靈隱妙峰之善的再傳弟子，藏叟善珍弟子。號元叟，俗姓何。台州臨海人。世爲儒家，母王氏，能通五經。六歲，母教以《論語》《孟子》，輒能成誦。十二歲從叔父茂上林得度于余杭化成院，十八歲受具足戒。一切文字，不由師授，自然能通。而其器識淵邃，夙負大志，以斯道自任。初登徑山參藏叟善珍而得旨。善珍示寂後，行端依淨慈寺石林鞏公，爲記室，與虛谷陵、東嶼海、晦機熙、東州永、竹閣真爲莫逆交。大德四年（一三〇〇）住持浙江湖州資福寺。後三年，特旨賜『慧文正辯禪師』。大德九年（一三〇五），奉命住持杭州中天竺萬壽禪寺。皇慶元年（一三一二）住持靈隱寺。加賜『佛日普照』之號。此後南歸，居良渚西庵。至治三年（一三二三），住持徑山興聖萬壽禪寺。泰定元年（一三二四）獲『大護持師』璽書。至正元年（一三四一）八月四日，終於徑山之丈室。行端門下人才衆多，嗣法弟子有楚石梵琦、性原慧朗、愚庵智及、古鼎祖銘等。

行端先後四主名刹，『三被金蘭袈裟之賜』，名聲遠播，所賜金箔皆賑貧濟苦。徑山寺自大慧宗杲中興之後，雖代代有高僧大德，然至行端而大放光芒。行端接引門人多呵斥怒罵，頗具臨濟宗風，他賑貧利他之舉，多沒齒不言，從不聲張，其道德聞望爲朝野所推服。我們可略引兩則語錄加以佐證：

師一日勘僧，云：『擘開華岳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清。則且置。平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僧擬開





口，師便打。僧休去。

師廊下見僧，便云：『棋盤石，斫破你腦門。鉢盂池，浸爛你脚板。』僧擬議，師便喝。

『打』與『喝』便是臨濟禪風的體現。門人對禪師的開示剛起疑惑，還沒有明顯表現出來。行端抓住這一剎那的時機，施行猛烈的棒喝，能夠有效啓發門人。

元叟行端禪師也繼承了看話禪的傳統。比如參『那個是你自家主人翁？』

上堂：『三世諸佛，拈向一邊。六代祖師，置之一壁。十二時中，且要識取自家主人翁。隨處作主，立處皆真。五欲八風，搖撼不動。四生九有，籠罩不住。方有少分相應。我且問你：著衣喫飯，屙屎送溺，行住坐卧，見聞覺知，且阿那個是你自家主人翁？有般漢便向第八識裏妄生卜度，便道：呼之有聲，不見其形。祇今言談祇對，歷歷孤明，豈不是我自家主人翁？錯了也。此是無量劫來生死根本，無始劫來業識癡團，使得你七顛八倒，役得你萬苦千辛。豈可認以為實？降此之外，畢竟阿那個是你自家主人翁？』復高聲喚云：『主人翁，惺惺著。』下座。

認識自家的主人翁，要比佛祖和歷代祖師都要重要。那麼到底什麼纔是主人翁呢？元叟禪師自問自答，但並沒有給出正面的回答。他反對把第八識，也就是阿賴耶識看作主人翁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能夠發出聲音、形成言談的那種東西就是主人翁。阿賴耶識作為藏識，含藏一切有為法種子識，因此，這種東西就是具有依名言熏習而成的種子。名言種子雖然是一切名相概念形成的原因，但是在元叟禪師看來并非只是主人翁。而且恰恰相反，第八識正是『無量劫來生死根本，無始劫來業識癡團』，不可以作為自家主人翁。那麼，真正的答案在哪裡呢？作為所參的『話頭』，『那個是你自家主人翁？』是不會有正面解釋的，元叟禪

師祇能用『高聲喚』的方式，來暗示這一點。『惺惺』是禪宗的常用語，表示捨棄昏沉之後的清醒狀態。或許獲得禪意之後的清醒自我就是指主人翁。

看話禪最終的目的是進入獲得解脫之後的自由境界，我們再來看下一則語錄：

示衆：『從古至今，人多錯認。還有一法遮障得你麼？還有一法羈絆得你麼？自是你突然起得如許頭角，無羈絆中翻成羈絆，無遮障中翻成遮障。一切時一切處粘作一團，不得自由自在。你若是個丈夫，當下一刀兩段。盡十方世界是個自己，盡十方世界是個烜赫虛空，盡十方世界是安居之所，禁足之場。三世諸佛，六代祖師，是甚掇洗脚水漢。又何必分期立限，畫地爲牢，無繩自縛？若乃未得，如斯長期百二十日，中期百日，下期八十日。教有明文，依而行之。』

看話禪通過參無意義的語句，使得參禪者落入到疑情之中，打破正常的邏輯思維推理。而正是後者『遮障』『羈絆』了真實的自我。如果能夠在當下就做到『一刀兩段』，不論是世間還是出世間，就算是十方世界都是自己的安居之所。這種境界的確是禪宗乃至整個佛教所要追求的無上境界，另一方面，對於大多數根器淺顯的人而言，如果沒有能夠真正做到這一點，那麼仍然有其他方式。『教有明文，依而行之』，更可見元叟禪師慈悲之處。

《元叟行端禪師語錄》是行端的傳世語錄，由其嗣法門人法琳編。又名《元叟禪師語錄》《慧文正辯佛日普照禪師語錄》。收於《嘉興藏》（續六十四函），《清藏》（岩），日本《已續藏經》2—29—1。後《清藏》本又收入《中華大藏經》第79冊。

此次點校以《中華大藏經》爲底本，以《嘉興藏》和《已續藏經》爲校本。點校者爲何松旭。





徑山元叟端禪師語錄序

古尊宿出世爲人，舉目動容，莫非開示。坐大道場，參學衆多。辯詰證據，不能無所言說。門人弟子，竊錄而藏之，以相傳示，其來尚矣。前輩凋零，舊規漸泯。強辭之流，掇拾文具，則亦無所逃於人天之衆矣。是以識者，有慨慕古人之意焉。

徑山老人端公元叟，以盛德令聞。一坐二十餘年，四衆安隱。年垂九十，耳聰目明，舉揚宗風，曾不少懈。飽參宿學，無不歸之。巋然靈光，環視四海，一時未或有能出其右者矣。

山之第一座正印，本蒙古人，久親棒喝，契證特深。過予山中，出師《四會語錄》以相示，因相與嘆曰：『大慧晚得佛照，經二百年而至於師，纔三傳耳。耆年尊行，不復他見。且徑山自宋南渡以來，地望最重，以大慧前後兩居之，僅七年，無準居十八年。然以道處逆爲順，經營勞瘁所不免，未有如師之坦然泊然者也。』印曰：『昔真淨語，穎濱蘇公序之；應庵語，松窗錢公序之。徑山之言，公得無情乎？』予曰：『穎濱於真淨，松窗於應庵，皆有往來之舊，是以言無愧辭。集之顓蒙固陋，何足以望二公？然於徑山，仰其崖峻而以莫之卽爲嘆，敢爲序乎？』印且曰：『此其正可以序者也。』乃喜爲之。

言曰：『偏見常識，殆不足以鎮壓茲山。』今師之言，波瀾汪洋，門庭恢拓，廣說略說，莫不弘偉。如春雷發聲，昆蟲振作，長風被坂，草木欣榮。至於關要，隱而不發，以待其人。大慧之流風餘韻，猶有如此者矣。

譬諸名藩，鎮以宿將，隱然持重，風霆不驚，握機行令，舒捲由己。猶足使方城連戍，有所仰放而不敢違越。況師大機大用，提臨濟正印續佛慧命者乎？因書以遺之。時至正元年三月十三日序。

微笑居士雍虞集 撰





重刻元叟端禪師四會語題辭

寂照和尚元叟端公既示寂，金華黃文獻公爲銘其塔，蜀郡虞文靖公爲序其《四會語》。二公以文辭名天下，亦云備矣。其人室弟子清涼子樛、金山慧明、天寧祖闡，復合辭請曰：『舊刊所錄先師語，不幸毀于兵，然非此無以見道之所存，竊懼不傳。子樛三人者，已協力命印生重雕之矣，敢重以首簡請爲序。雖然，序猶可略也。先師事蹟，多涉神異，狀行者輒諱而不書。神異之事，大乘者固所不樂聞，苟錄以示入道之士，亦足以起其正信，初何傷乎？願并識之序中。』

濂不敢辭。稽子樛等言，公平頂古貌。眼光爍人，頷下數髯。磔立凜然，雪後孤松。坐則挺峙，行不旋顧。英風逼人，凜如也。所過之處，衆方歡譁如雷。聞履聲，輒曰：『端書記來矣。』噤默如無人。賓友相從，未嘗與談人間細故。捨大法不發一言，秉性堅凝，確乎不可拔。自爲大僧至化滅，無一夕脫衣而寢。

其從南屏，歸化城受經。夏夕，啓窗而卧。忽一梵僧飛錫而來，與談般若樞要，亶亶不絕。未幾，騰空而去。

虎岩師主雙徑時，嘗言：『道家者流，有上章謁帝者，其還甚遲。』因叩之，答云：『爲選徑山四十八代住持，故天閭久不開，爾公正符其數。』公朝京師，夢徑山潭龍君持金匙舉食，食公數凡十又八。公主法席，實十八春秋也。

公將示滅，所剪爪髮留瘞化城幻有庵。逮啓視之，舍利纍纍然生矣。

公之遺事有若此者，皆宜補書以見於世，不可略也。蓋公道契佛祖，名震華夏，誠堪輿間氣之所鍾。其祥應之至亦出自自然，非苟涉於神怪者比也。

文獻所謂：『門庭之盛，規重矩疊，法雷普震，裂地轟天。』文靖所謂：『譬諸名藩，鎮以宿將，隱然持重，風霆不驚，握機行令，舒捲自由。足以使方城連戍，有所仰放，不敢逾越。』其言誠不誣哉！濂何敢復贊一辭？頗念文靖之學，粗聞而知之。又執弟子之役於文獻之門者最久，於是剿其緒論，重申之如此。

嗚呼！公之《四會語》，其尚假濂文以傳之哉？子樞，字用堂。慧明，字性原。祖闡，字仲猷。皆設化一方，黑白咸歸仰云。

洪武七年冬十月朔 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序

